诗路放歌

儿 歌

♣ 余金鑫

儿歌

这支儿歌
早已在我的学校扎下了根
每一片树叶
都是歌词
每一条通道
都是旋律
桌子会唱
凳子会唱
黑板会唱
楼顶上的小鸟会唱
路过的行人
总跟着哼哼
好像
又重新回到课堂

瀑布

瀑布
在山中放声歌唱
总让人以为
是从天外传来的回响
山谷送上不停的掌声
杜鹃花把祝福堆满山岗

瀑布
在悬崖上
洗涤着雪白的衣裳
闪亮飘动的长衫
只有神仙才配穿上

瀑布
站在白云上跳水
坐在大森林中洗澡
大树围成绿色的屏障
一朵朵浪花笑个不停
一声声鸟鸣散发青草的芳香

瀑布
是天上撒下的珍珠
落进林中
这一滴开出奇花
那一滴长成宝藏

葡萄园

真的不知道
山谷里竟然住着
香甜的葡萄园
如同住着
一身珠光宝气的神仙
晒着阳光
披着绿叶藤蔓
耳上挂着的
怀里抱着的
分不清
是紫色的红色的绿色的
葡萄
还是珍珠
一串串

快乐的百足虫

大森林
松树下
奔跑着
快乐的百足虫
闪耀着青铜色的光
粗壮的身体下面长满脚
像一列列小火车
踩着数不清的轮子
轻松地跑过来

遇沟爬沟
逢坎过坎
载满听不完的鸟鸣
驰过一枚枚绿叶的站台
百足虫
无忧无虑
想到哪到哪
大森林
百足虫的世界

灯下漫笔

馨香的麦季

♣刘传俊

当村头那棵枝叶浓密的洋槐树，将暴烈的阳光筛向地面的时候，当院中那棵杏树的杏子，长到核桃大小，泛出黄晕间微红的时候，麦季便到来了。热气蒸腾的东南风一阵阵吹来，成垄、成块的小麦地里金黄一片，波浪起伏，原本笔挺的小麦像喝多了陈酿醇醪，忘形地耷拉着脑袋，得意地龇牙咧嘴憨笑。

我的家乡豫西南土地面积广，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地块相连相接。麦收时节，望无际涯的麦田密不透风，宛如一整块巨大的绣着金黄色麦穗的地毯。扑鼻的小麦馨香，飘荡在广阔原野的上空，穿梭在村村镇镇的房屋、树木间，萦绕在农人的心头。端着的饭碗里，盛满了麦香，睡觉时也是枕着麦香入梦的。花草枝叶水塘沟渠，无不被麦香包裹，浸润在一年仅有一次的新麦的橙黄里。

焦麦炸豆时节，人不催人麦香诱人。离天明还早，但已有微微亮光。乡亲们就趁着这亮光下地收割麦子了。后半夜的野外，空气潮乎乎的，显得格外寂静，唯有一镰一镰“刺啦——刺啦”的割麦声，与落脚在沟沟坎坎的夏虫“叽叽叽叽”的歌声相应和。这块地与那块地的割麦声接连起来，此起彼伏，抑扬顿挫，成了天地间最美妙的语言。一人揽六七耧麦垄，默不作声弯下腰去，用镰刀将麦秆勾进手里，割掉、放下、捆个……循环往复，不厌其烦。待割有200多米长时，圆圆的红彤彤的太阳，才从东方天际飘逸着灰褐色炊烟似的云海中探出脑袋。直起腰扭头回望，原先浪涌波滚的金色麦田，透亮了，透风了。

起五更吃饱了草料的耕牛，嗅着麦香，拉一辆胶轮大车，呼哧呼哧来到正在收割的麦地里，将麦个子拉到村头早已碾压过的光洁瓷实的晒场里。农人用桑杈插进大车中部的麦个子里，随着“一、二、三”的劳动号子，齐心用力，整车麦子就被推翻、卸下，再摊在晒场里晾晒，被白花花的日光晒得差不多了，牛把式将结实而美观的牛轭套在一根黄牛的脖子上，让它们拖拉一个四边镶了木框的石磙，顺着圆圆的晒场一圈圈碾压。碾压过后，人们用桑杈挑挑翻翻，这么几个回合，就到了夕阳的余晖洒满晒场的时候。有经验的老农提议：“该起场了！”一呼百应，人们将麦秸挑到晒场周边，余下的用大刮板、木锨、搂耙聚拢成一至两堆，抓一把往上一抛，看看风向。紧接着有人拿起木锨往上抛扬，麦糠自然被扬得远远的；有人用竹扫帚掠去麦余，留下的胖乎乎的麦粒，毫不掩饰地袒露在了眼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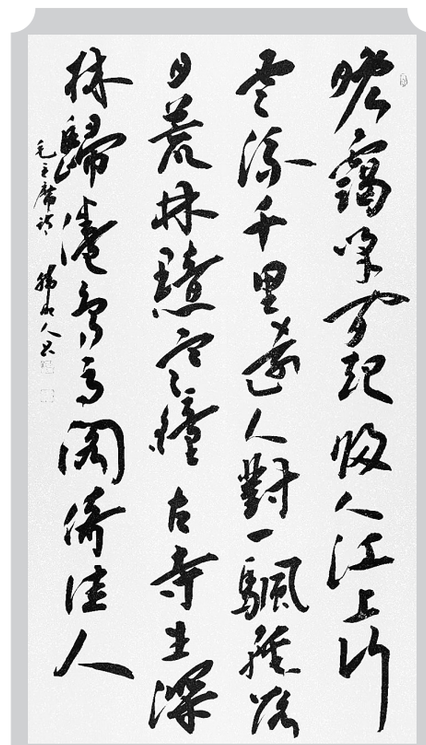
从村庄到地里，几乎不见闲人。田野里，男女老少在不停地割麦子，儿童则在割过的地里拾麦穗，好使颗粒归仓。大路上，牛把式赶着大车一趟趟往晒场里运输，除将麦个子摊在晒场里碾压，还临时垛在晒场边沿，等腾出晒场后再行晒打。我裹了小脚的奶奶，慷慨拿出往常晒干了的长豆角，作为“茶叶”泡到大铁锅内烧制成“供茶”，让父亲担到地头，餍足汗流浃背、口干舌燥的社员们畅饮解渴。

在我的眼里，所有人心目中似乎不约而同地刻着“抢收”二字。那当儿，农人忙碌是披星戴月、夜以继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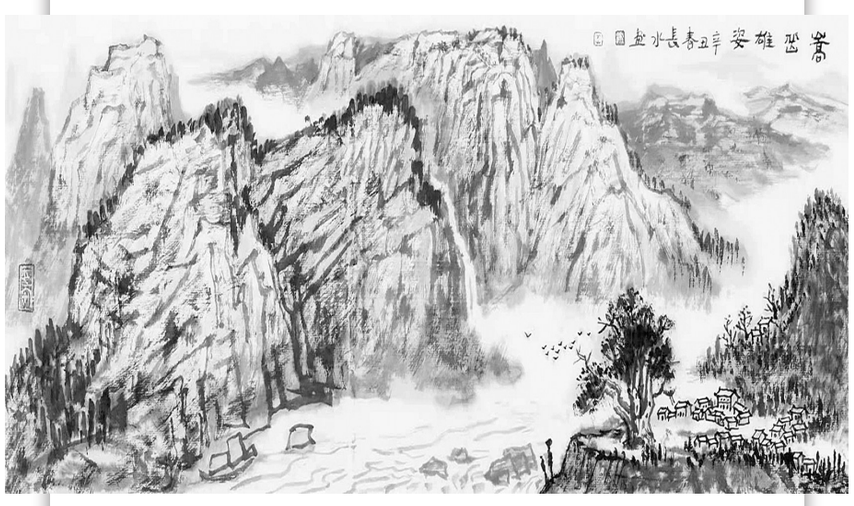
吃罢晚饭，明晃晃的月亮悬挂在空中。这一家的磨镰声，油然越过土大路，与另一家的磨镰声逗趣。父亲用右手撑着镰刀背，左手捺着镰刀尖，一推一拉来回在魔石上磨镰。稍后，他用大拇指肚从镰刀刃的上部挡到下部，确认白天出过力的镰刀锋利才收手。趁月光皎洁，社员们相约走向郊野的麦田去割麦。回到家躺下还没来得及翻个身踏踏实实睡上一觉，就被过早醒来的鸟雀和生产队那口铁钟唤醒。尽管手指粗胀，腰酸背疼，体力还没有得到彻底恢复，就又拖着疲惫的步履来到地埂边。当手攥住麦秆，闻到麦香时，精神头立马上来了。

若遇天气骤变，有雨来袭，哪怕正吃午饭，社员们毫不犹豫放下碗筷，一溜小跑赶到晒场里“抢场”，生怕麦子“塌场”蒙受损失；若在夜半三更，天阴了，刮大风了，要有雨来，一听到生产队里铁钟急促的命令，社员们一骨碌爬起来，雷厉风行来到地里，迅速将麦个子垛成圆锥形状的小垛，唯恐麦穗变质发霉……也就是打那时起，我真正懂得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句中所蕴含的深意。清晰记得六七岁时，母亲领我到一乡镇饭铺排队买大米稀粥充饥，眼瞅着还有几人就轮到母亲了，可饥饿难耐的我竟等不及了，躺到地上打滚哭闹。一中年男士见状，将正喝着的半碗温热稀粥端给了我，并说：“看把这娃饿的！”半碗大米稀粥，止住了我的哭声，缓解了我的饥饿感。我记住了那半碗大米稀粥独有的奇特效果，记住了一生只谋面一次的陌生而又高大的身影，以致多少年来，我时常心存敬畏，惜食如命，惜老怜贫。

远离家乡到城市生活多年的我，近年来一次镰刀把也不曾握过，但在长长的时光隧道里，至今依然记得当年收麦的场景，那麦香那深情有增无减，愈加浓烈。



湘江漫游联句（书法） 韩湘人



嵩岳雄姿（国画） 王长水

新书架

《一个人的对峙》：用诗歌叙述精神原乡

♣ 丘文桥

最新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诗集《一个人的对峙》，是诗人徐马楼继小说集《避水台》之后的诗歌集结，读来行云流水，温润无比，用最接近文学质地的保留用诗歌叙述自身的精神原乡。诗人徐马楼作为一名河南本土诗人，尽管远离村庄辗转深圳、郑州等地工作生活，但黄河滩区的生活承载了他写作小说和诗歌的所有回忆，他的诗歌里有很明显的地域特点。诗人徐马楼用大量笔触去关注曾经在黄河滩区那片土地上的生活。诗集里的第三四辑里，诗人熟悉的黄河滩区上的村庄成了他书写的主要对象，他的诗歌仿佛就为乡村意愿回归而存在，乡村梦境、历史多维度的发掘是他诗歌无处不在的内容。

在诗人眼里，河南就是他古老的母土，黄河滩区是他灵魂的居所。在这本诗集的一系列诗歌里，黄河滩区是吸引读者关注的题材，无疑，这也使“村庄”成为徐马楼诗歌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当然，这个乡村就是诗人精神原乡，梦想的乡村。那些乡村里的山水、那些艰难生活着的乡亲以及他们的生活环境，月光、麦子、向日葵……甚至乡村的雪和雨等都悉数成为徐马楼诗歌的主角。在他的诗歌中，给我们撕开了来自民间的本原性生命的艰辛经历。

百姓记事

路上的小时光

♣ 耿艳菊

再忙碌的生活，也得有闲暇的时候，这是人生该有的余裕。

“诗和远方”是在柴米油盐重复的琐碎中，为生存奔波的空隙里，升腾起的一缕自由潇洒的云霓。然而，心目中的“诗和远方”并非只有舟车劳顿的远程旅行，才可寻觅到内心期待的风景和意境。

我喜欢日复一日的行走，缓慢的，悠闲的，在熟悉的生活工作区域去感受周围的人世和四季的变化。这是最简单的方式，自由，轻松，随意。也许正苦恼于一件事情，也许正陷在焦灼中，那么给眼下的一切先按下暂停键吧。走出去转转，一个人漫步在车水马龙的大街，或清幽寂静的胡同，看陌生人的喜怒哀乐，看身边植物的荣枯兴盛，听风声飒飒从耳旁穿过。

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或者更短，一天中总能挤出一些时间，让自己拥有片刻的闲暇，就可以领略很多风景，换一换思维，给自己一个短短的抬脚就走的小小的旅行，更恰当地说，是一段小小的自由的惬意的小时光。关键是简便，不需要细致周到的准备，更无需花费精力去安排。

这天，我本来因为天气热，心里又有事情，焦灼得不行，后来想了想，还是走出去。外面的热和屋里感受到的热是不一样的，外面因为有风，热起来也是爽朗的。先是刻意让自己轻松，漫步在树荫浓郁的胡同，看着清爽的风吹动翠绿的树叶，晃晃悠悠的，心情也渐渐平和宁静了。

往前走，发现一户人家门前的一排月季花开得热闹极了。词里说榴花开欲燃，这月季花的热闹像什么呢，直让人想到盛世年华，春风得意马蹄疾，人如是，花亦如此。不但有红、粉这样常见的颜色，还有嫩黄、粉紫，一树灼灼，明媚明亮明丽，刹那间，人内心里似乎也有了明朗的光彩。

这不是普通的人家，据说是从前一位都督的府邸。高高的灰色的围墙还在向人世展示着庭院深深的意味，围墙上还雕刻着精致繁复的雕花，朱红的大门高阔轩敞。遥想当年的繁华热闹景象，如今已是尘埃落定，在光阴里寂寂了。唯有门前的花卉还在一年一年地开啊开，它们才是大地上的智者吧。

一切都交给岁月去定评吧。我们大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更应该像大地上的植物一样，在属于自己的泥土里深深地扎根，不好高骛远，热切地踏实地过好属于自己的小日子。

正想着的时候，看到一个男孩从一户人家里出来，边低头走边笑，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看他的衣着打扮像快递小哥，也许得到了鼓励称赞，也许多送了一单，也许他喜欢的女孩子刚给发了条微信……在短短的刹那，我看到了他脸上的喜悦人世的幸福。

长长的幽静的胡同，在用心感受它的时候，似乎转眼就走到了尽头。和胡同相连的是一条热闹的宽阔的街道，我要走向街道时，忽然听到了歌声：“我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是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孩子骑着一辆白色的小巧的电动车呼啸而过，她的长发被风吹起，像她的歌声一样潇洒……

这样的遇见，这样的不起眼的小情景，像一枚轻巧的小石子，在我平静的心湖上荡起一层层涟漪，让我看到了生活中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明白了尘世里的热闹和清寂在岁月里的分量。看到这尘世上有那么多热诚生活的人，很多执拗和委屈也便释然了。

知味

苘蒿

♣ 王永清

苘蒿又叫蓬蒿，大概是形容它繁茂易植，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我们这个地方叫它菊花菜，其簇拥的叶子呈羽状分裂，花黄色或白色，与野菊花很像，因此得名。

苘蒿性喜冷凉，不耐高温。春寒料峭之时，各种时令菜蔬还没有影儿，苘蒿就已冒出了一层新绿。芽儿初萌，很是耐看，细细碎碎，铺满了地面。待到农历二三月，再去菜园瞧瞧，苘蒿已葳蕤一片，茎秆翠绿如玉，叶儿层层张开，像欲飞的小鸟，模样清秀，温婉可人。

喜欢在清晨，挎着小篮去掐苘蒿。苘蒿味儿，如晨风一样，也是凉凉的，嗅之，清新怡人。茎秆儿嫩生生，轻轻一掐，应声而折，指甲慢慢染得微绿，让人心生欢喜。苘蒿掐过后还会再萌发，这是多么省心的一件事啊，取之不尽，生生不息。难怪陆游说：“小园五亩剪蓬蒿，便觉人间迹可逃。”

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提到过苘蒿的吃法：“取蒿尖，用油灼瘪，放鸡汤中滚之，起时加松菌百枚。”这吃法有点复杂，其实苘蒿恬淡随和，做起来简单易行，或清炒，或凉拌，或汆汤，或摊饼，做蒸菜、配馅儿，下火锅，随意调剂，皆风味独特。

清炒苘蒿是一道家常菜，将辣椒蒜米放入锅内煸香，再加苘蒿炒软，最后加其他调味炒匀出锅淋上香油即可。一盘上桌，翠绿映目，味道清香柔嫩。夏天炎热，来一盘凉拌苘蒿很不错，将苘蒿放入白开水里焯一下，简单拌上盐，淋上香油、老陈醋，吃起来鲜美嫩滑、甘酸爽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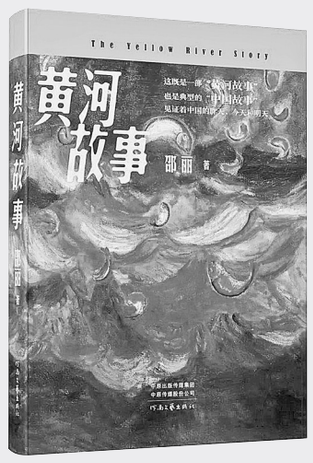
记得小时候，爱吃母亲做的苘蒿饼。取苘蒿切碎放入大碗中，在碗中放入面粉，打一个鸡蛋进去，放少许白糖、食盐、鸡精调味，再加适量的水调成面糊，入锅摊成饼煎至两面金黄即可。嫩绿的苘蒿与金黄的蛋花相间，赏心悦目。闻一下，清香袅袅，吃一口鲜香爽脆。

苘蒿营养全面，富含各种维生素、胡萝卜素及多种氨基酸。在中国古代，苘蒿还特别受帝王将相的宠爱，所以又叫“皇帝菜”。当时有“烹苘蒿羹”“炙苘蒿鱼”“拌苘蒿菜”和“烧苘蒿元”等许多流行菜式，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今的菜谱中已难觅其迹。

在民间，苘蒿还有个奇怪的名字叫“打老婆菜”，其实这是因为苘蒿下锅烹煮后，体积大幅缩小，原来一大锅变成一小盘，据说有一个莽夫，并不知道苘蒿菜有这一种特性，怀疑老婆馋嘴偷吃，于是拳头相向，这就有了“打老婆菜”这个说法。

普普通通的苘蒿，上得了豪门盛宴，进得了百姓厨房，活得素雅恬淡。苘蒿，身处红尘，不媚不扬，始终带着脆生生的绿，滋养着柴米油盐酿成的烟火人生，这大概就是我们的草根生活吧。

连 载



泥鳅嘿嘿地憨笑着，扭捏着说：“我在你这儿干了一年多，卖菜卖肉的都混熟透了，这里面的巧儿，路上的利润，我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您这厂子里的采买我还继续干着，我想再联系一些饭店和工厂，自己开个小采办公司，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刘总还没开口，刘总的夫人就乐呵呵地抢着说：“可以啊泥鳅，我看你早该这么干了！你只要先把咱们厂里的食堂做好，做别的事儿，缺钱缺啥的，我们支持！”

泥鳅拿眼去看刘总。刘总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大红包递过来，说：“食堂今年节省了不少开支，工人们都吃得很满意。这是过年奖给你的，也是你应该得的。”

泥鳅的脸一时涨得通红，他推开刘总的手说：“算了刘总，俺不做别的了，还继续跟着你干！俺结婚爹娘和兄弟姐妹都没到，您和嫂子给我们办了一桌酒席，是把我当成亲兄弟了，这恩情够我们还一辈子了！”

刘总夫人在一旁接过红包，不由分说塞到泥鳅口袋里：“泥鳅，你哥让你管食堂，这庙确实太小了，私下里我们一直说，你是当老板的好材料。一码归一码，你们兄弟是兄弟，生意是生意。只是你事情做大了，别忘了哥嫂，也别忘了来咱家帮忙干活儿。这是给弟妹买衣裳的钱，不许你推让。等孩子生下来，还是我来办席面！”

翻过年，泥鳅就开始跑工厂、跑饭店，他总是提前一周把人家的食谱弄回来，仔细分解每种菜品和米面油料的需求量，算得清清楚楚，提前和供应方搞好衔接。等人家给他报单子的时候，基本上和他算的差不多。因为他已经提前下手，整个费用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再加上他能保质保量保新鲜，所以局面很快就打开了。俗话说，饭店就是买出来的利，卖出来的利。常常最让老板头疼的就是采买，价格虚高被偷走一份利润还是小事儿，食材不能保证质量，造成食物中毒也是时常发生的。有了泥鳅这个保障，老板们一下子省心了不少，他的信誉在圈子里很快就响当当了。

泥鳅给自己的公司取名“诚信采办”，一年后他已经有了五辆小货车，后来又增加到十辆，算是一个真正的车队了。这个时候，泥鳅的名片上真的印上了总经理，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我是第一批和诚信采办公司签订合同的餐饮企业，也是泥鳅的热心宣传员。其实对于我们餐饮企业而言，遇到这样的合作伙伴也非常难得。同气相求，像李轩、泥鳅，当然也包括我这样做企业的，讲究的就是一个“诚”字。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急需一批价格比较贵的海鲜，我通知泥鳅进货。他硬是自己亲自跑了一百多公里，到海边进到物美价廉的物品，实在是让人心服口服。

泥鳅长得黑而精瘦，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的类型。有时候他赶上饭点，就在我这里吃，一顿能吃一斤干面条，还能喝一碗汤。这种人力气却是大得出奇，百八十斤的东西，拎起来就能上二十几楼。这还不算强项，泥鳅最擅长的是水上功夫，一个猛子扎水里，再出来就在几十米开外了。他从小在淮河边长大，按他自己的话说，本身就是渔民。就因为水性好，再加上黑而小，被人起个外号“泥鳅”，从家乡叫到深圳，一直叫到今天，好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大号。

泥鳅那天是陪着儿子到海边游泳，突然间起了狂风暴雨。父子俩赶紧收拾东西上了岸，却听到岸上的人跳着脚在喊叫，原来是有人被海浪卷走了。他顺着众人手指的方向，隐约看见一个黑点一会儿浮上来，一会儿沉下去。风急浪高，橡皮筏子根本稳不住，救援人员也担心体力不够不敢贸然营救。泥鳅二话不说就要下水，立刻遭到工作人员的制止。他也没时间说服他们，就请求他们将救生索绑到他身上，入水试了两次，他用技术说服了工作人员。他告诉大家他不会有危险，不能坚持就打手势，他们可以把他拽回来。泥鳅自视水性好，可他连续冲了两次，都是快接近遇险人员时又被一个浪打回来。大家都怕他体力不支，劝说他不能再试了。他稍微歇了一下，喝口热水活动一下筋骨。第三次冲击，他不再劈波斩浪，而是一个猛子扎下去，终于拉住了那个落水的人，紧紧地抱住遇险者死不松手，终于把人救了出来。岸上那天恰好有电视台的记者在拍片子，完整地录下了整个救人过程，在网上播放之后，感动了成千上万人。这个小个子男人的英雄壮举和精湛的水性，让大家交口称赞，一时成为新闻热点。

泥鳅叫赵伟峰，因为下海救人，那一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新闻人物。

赵伟峰从北京领奖回来，我在我的酒店里给他摆了好几桌，所有能叫得上的河南人都来了。本来大家提议每人凑份子为他庆贺，但我的大股东任老板一定要自己出钱。任老板激动地说：“这个小伙儿是俺们一个县的，俺们为河南有这样的救人英雄而骄傲！”

我后来和任老板成了亲戚，而泥鳅后来与我论起来也算是亲戚。再后来，我和我那个异姓的哥哥李轩也成了儿女亲家。这个世界很大，可这个世界也真的很小。河南人老乡观念强，走到哪儿都喜欢抱团儿，也喜欢互相成全。

我与泥鳅合作了好几年，很久之后才在一次老乡聚会时见到他的夫人。嫂子是郑州荥阳人，论起来和我们村子也不算太远。她生得高高大大，肤白貌美。都说泥鳅是哪辈子积了德，媳妇不但长得好，结了婚还连生一儿一女，俩孩子被教导得乖巧伶俐。宴席上，泥鳅携夫人敬酒时我有一种错觉，总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不免多看了她几眼。我也发现她不时地扭头看我。我把这事儿和坐在我身边的任老板的夫人说了，她颇自负地说：“咱们河南姑娘都差不多，除了信阳妹子像南方姑娘，水灵秀气些，再往北走，女孩子都长得高大周正。”

我再仔细看，这嫂子倒真的像是大多数郑州街上的女子，端庄大方又不失秀气，在城市生活时间长了，很是洋气。宴席上这嫂子说了一些客气话，生意上亏得大家照顾泥鳅，今后还要多关照。泥鳅接了她的话说：“我们两口子刚来深圳，都做过家政服务，我们没忘记刚来时有多艰难。我们接下来要成立的家政公司，专门为家乡出来打工的人安置就业。”说着，他从包里拿出一张营业执照，“这不，执照已经下来了。我们的员工都是在河南招募，先进行专业培训，从月嫂到保洁，包括司机、住院陪护都有。大家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络我夫人，同时拜托为我们做宣传。大家放心，我仍然专心做我的采买，我媳妇负责家政这一块儿。”